

袭击

金载浩 著



8043

김 재 호
습 격

本书根据 조선 인민군 현글 중상 作者手稿譯出

封面設計：何 孔 蔚

襲 击

书号 10027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 興 路 7 4 号)

字数 4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9}{16}$ 插頁 2

1966年3月上海第1版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定价 (4) 0.26元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袭击》描写朝鲜人民軍英勇杀敌的故事。一九五三年春天，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朝鲜战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被迫和朝鲜人民举行停战談判。他們为了討价还价，在东部战綫集中大量兵力，并在三〇五高地一带构筑了地下工事，妄想发动进攻。朝鲜人民軍某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根据上級的指示，积极开展练兵和偵察活动，发扬軍事民主，并与当地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制訂了巧妙的作战方案。他們派出精悍的小分队，奇袭敌人的秘密坑道，一举占領了三〇五高地，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本书不仅描写了朝鲜人民軍的勇敢无畏，而且表达了朝鲜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

“消灭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美国侵略者！”

登 场 人 物

德 森——步兵偵察兵副小队长。

成 国——步兵偵察兵中士。

仁 鉄——步兵偵察兵下士。

南 植——步兵偵察兵下士，报务員。

春 赫——中队长，上尉，袭击組长。

政治副中队长——中尉。

玄 道——步兵战士，炊事員。

泰 燮——中队长的联络员，战士。

报务員——女战士。

电话員。

通訊員。

人民軍战士甲、乙、丙、丁、戊。

德森媽。

小 哲——德森的儿子。

江南村村民多人。

吉姆·威克斯特——美国侵略軍軍官，少校。

威尔利安士——美国侵略軍下級軍官。

美軍測量軍官——美国侵略軍軍官。

权泽基——地主，伪軍大队长，少校。

崔 熊——伪軍下士。

許中尉——伪軍軍官。

白少尉——伪軍軍官。

伪軍哨兵。

美国宪兵甲、乙。

伪軍士兵、伤兵多人。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东部战綫某高地。

第 一 场

我軍偵察兵的聯絡哨所。

拂晓。

早春。

微明的晨曦中，现出高地的群峰。

一旁是露天战壕。

战壕里，无线电信号不断地“滴——滴——”响着。

中队长春赫握着紅鉛笔，沉浸在思索中，默默地

在舞台上踱来踱去。

报务員 (戴着耳机) 汉拏山, 我是白头山! 汉拏山, 我是白头山! 听得见我的话嗎? 我是白头山, 收报, 收报……(一再重复)

[电话铃声。

电话員 喂, 喂! 是白头山嗎? 知道了。(拿着听筒) 中队长, 白头山来的电话。

中队长 (接电话) 我是十一号, 是二小队小队长嗎? 什么? 出现了新情况? 知道了。等一等!(从軍用皮包里把折叠着的地图拿出来翻开) 是嗎? 啊, 啊, 等一等!(看着地图) 說吧! 在七五四·一有两个潜伏哨, 在峡谷和七五三·二有伪軍哨。(在地图上标出来) 在十二点和下午一点之間, 敌軍将用 203 厘米和 105 厘米的大炮对我前沿陣地进行猛烈射击, 每平方米約五十发左右? 知道啦! 继续加强警戒。哦, 哦, 有点担心啦……好, 有了消息就告訴你。(放下听筒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报务員继续寻找汉拏山。

[中队长仍然在看地图。

[政治副中队长背着軍用皮包, 和联络员同上。

政治副中队长 (敬礼) 中队长, 我开会回来了。

中队长 政治副中队长同志, (和政治副中队长握手) 是和

德森同志一块儿回来的嗎？

政治副中队长 是啊！一块儿回来的，他到哨所去了。

（对联络员）联络员同志，进去休息吧！辛苦了。

〔联络员下。〕

政治副中队长 （向报务员和电话员打招呼，然后向中队长）出去侦察的同志还没有消息嗎？

中队长 沒有。

政治副中队长 （坐在土坡上）这次召开的民青积极分子大会真够热闹的，尤其是德森同志所作的关于要解放自己的家乡的发言，更使人感动。军长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他很满意。

中队长 啊！军长有什么指示？

政治副中队长 是啊！军长叫住我，详细地问了解放三〇五高地的演习情况，还谈了谈最高司令官同志关于袭击三〇五高地的意图。

中队长 （极其严肃地倾听这些话）

政治副中队长 军长说这次袭击三〇五高地，不仅是打击敌人在停战谈判中的气焰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而且对解放三〇五高地背后长达一百多里的开阔地带和在那里痛苦呻吟的人民也有巨大的意义。军长再三嘱咐，要让战士们认识到这一点。

中队长 （严肃地）知道了。

政治副中队长 最高司令官同志对三〇五高地袭击组如此信任，使我非常感动。

中队长 是啊，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辜负最高司令官的期待。

政治副中队长 我们的战士一定能够办到。

中队长 我也相信他们能够办到。好吧，你休息一会儿吧！

政治副中队长 我去看看战士们。

中队长 （和政治副中队长握手）也好！

〔政治副中队长和中队长告别，下。〕

〔“滴——滴”，无线电报声。〕

报务员 （激动地）中队长，汉拏山发来的电报。

中队长 说吧！

报务员 （戴着耳机，口译电报内容）敌人防御工事尚未找到，正在继续侦察中。现在下士金仁铁正把美国“舌头”押送到六号哨所去。这个家伙是在敌人机动道路第十三号截击哨中俘获的。据了解他是敌人的联络军官，掌握着三〇五高地特殊防御工事的秘密。现在我们正在继续执行任务。希望把审问的结果告诉我们。汉拏山！

中队长 回电！

报务员 汉拏山，我是白头山。都听见啦，都听见啦！接收我的回电。

中队长 仁鉄还没有回来,要继续和群众取得联系,敌人强迫老百姓修建三〇五高地特殊防御工事的一般性材料已经有了。要进一步和当地群众取得联系,避免交战,在预定的时间内回来,完毕!
(对电话员)接六号哨所。仁鉄大概会把美国“舌头”押到那儿去的,叫他立即带到我这儿来!

〔电话员回答过中队长的话以后,跑下。〕

〔中队长兴奋地来回踱着。〕

〔玄道穿着炊事服,上。〕

玄道 (敬礼)中队长!

中队长 啊! 玄道大叔,怎么……这么早就来啦?

玄道 甭担心我啦,中队长,该吃点什么了吧?

中队长 我什么时候没有遵守吃饭时间?

玄道 是啊,吃饭时间倒是遵守得不错,可就是连碗边也不沾。我知道您是在等出去侦察的同志。不管怎么着急,到时候总得吃饭呀! 虽然,我做饭的手艺不怎么样……今天挖了点野菜,熬了点儿汤。

中队长 是吗? 正好,仁鉄就要回来了。

玄道 仁鉄?

中队长 是啊,他们深入敌后,很久都没有喝到汤了。别放凉了,把汤热着,等仁鉄回来,给他暖和暖和身子。

玄 道 是。(把紙包遞給报务員,并作手势让他交給中队长。
准备走出去,但又停下来,作立正姿勢)中队长,我
可以走了嗎?

中队长 好!
〔玄道下。
〔泰燮背着背包,上。

泰 燮 报告中队长! 战士金泰燮奉命来作您的联络
員。

中队长 哦,是你! 你是德森那一小队的吧?

泰 燮 是。

中队长 当联络员可辛苦啦! 你怎么样,行嗎?

泰 燮 行啊!

中队长 好! 咱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十九岁了吧?

泰 燮 是呵!

中队长 故乡是江陵。

泰 燮 对呀!

中队长 江陵……那里有个鏡浦台吧? 海水特別蓝, 秋
天, 柿子結得累累墜墜的, 一片通紅, 对嗎?

泰 燮 是呀。

中队长 你想回去看看嗎?

泰 燮 不想。

中队长 不想? 为什么?

泰 燮 柿子虽然多, 可我一个也沒有吃过。

中队长 为什么？

泰 雯 我家前院有个地主，說那柿子都是他家的，到熟了的时候，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媽媽常常抱着我的头，坐在井边上哭。

中队长 你媽现在还在嗎？

泰 雯 不知道。

中队长 (有意把話岔开)江陵春天风很大吧？

泰 雯 我們家就在海边，一到晚上，风把窗戶紙吹得沙沙直响。媽媽整夜坐在炕头掰贝壳，掰呀掰呀，一直掰到天亮。我一边听着窗戶紙的声音，一边蜷縮在炕角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天亮以后又和媽媽一块儿頂着大风，到海边去拾贝壳。风刮得象要吞掉我似的。后来，我要去参加义勇軍，临走的时候，媽媽一直把我送到山崗上，还对我說：“你想吃柿子，我給你多留一些，孩子，你可一定要打胜仗回来呀！”(喉嚨梗塞住了)

中队长 你一定要把媽媽找到。

泰 雯 (立正姿勢)是，一定要找到。我决心献出自己的生命，爭取战争的胜利。然后，回到江陵，和媽媽一块儿过日子。那时江陵也許早已实行了土地改革……

中队长 对呀！

[電話員的声音：“中队长！”]

電話員 (跑上)仁鉄同志回来啦!

中队长 (霍地轉过身来)

〔仁鉄上。

中队长 (拥抱仁鉄)仁鉄,辛苦了,辛苦了! 負伤沒有? 怎么,俘虏呢?

仁鉄 (低着头)……半路上,遭到鬼子袭击,刚刚爬上悬崖,那家伙一头栽到河边上,跌死了。

中队长 什么?(目瞪口呆地望着仁鉄)

仁鉄 ……………

中队长 那么,你确实看到他的尸首了嗎?

仁鉄 連脑袋都开花啦!(从怀里掏出鬼子的手枪交給中队长)

中队长 (抑制着激动,在舞台上走了一陣又停下来)你知道那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嗎? 他是美国联络軍官,掌握着三〇五高地特殊防御工事的秘密。

仁鉄 (大吃一惊)是嗎?

中队长 看来,你还不知道敌人有多么狡猾和毒辣,太沒有警惕性了! 太沒有警惕性了!

〔仁鉄低着头。

〔炮声隆隆,仁鉄焦急地望着敌人的陣地。

〔从汉拏山发来了电报。

中队长 (对报务員)說吧!

报务員 送走仁鉄以后,我們繼續执行任务,現正按照命

令，深入人民群众。希望把审問俘虏的結果告訴我們，完毕。

中队长 回电！俘虏还没审問，避免冒险交战，在預定時間內回来，完毕。

仁 鉄 (焦急地)中队长，再把我派去吧，我实在沒脸見同志們。中队长！

中队长 沒有同志負伤吧？

仁 鉄 沒有。

中队长 他們现在在哪儿？

仁 鉄 在三号地区。

中队长 三号地区？……成国、南植他們都沒有受伤嗎？

仁 鉄 沒有。

中队长 好吧，现在你进去休息吧！

仁 鉄 不，中队长，我还要去。

中队长 快去休息！

仁 鉄 (无可奈何，默默地站着不动)

中队长 到食堂去，玄道大叔熬了噴香的野菜湯在等你呢。喝它一碗，脫了衣服好好睡个觉！(准备出去，对電話員)我到中队部去，快让仁鉄同志吃飯！
(慢慢地走出去，下)

電話員 明白了。

仁 鉄 (呆呆地望着中队长走去的方向)

报务員 仁鉄同志，不要发愁，你看，脸上都受伤了，快去

看看吧!

仁 鉄 (点点头)

〔这时传来德森的声音:“仁鉄!”

德 森 (气喘吁吁地跑上,对报务員)咦!听说仁鉄同志回来了?他到哪儿去啦?

报务員 哎?

德 森 哎!哎什么呀?我不是再三关照过你嗎?要是你了解到有偵察任务,請你马上告訴我……

电话員 在我們去开会的时候,他們就决定了,怎么告訴你呢?

德 森 怎么不能告訴?如果你是有心人,那电话难道是哑巴嗎?真是!(气得暴跳如雷,突然发现了仁鉄)啊哈,这是誰呀?不是仁鉄嗎?

仁 鉄 副小队长!(和德森打招呼)

德 森 辛苦了,辛苦了,偵察得怎么样?

仁 鉄 ……………

德 森 怎么不吭声?哎呀!到底出了什么事?

仁 鉄 ……………

德 森 痛痛快快地說呀!

仁 鉄 把俘虏放跑了。

德 森 噯!怎么搞的?

仁 鉄 是啊!鬼子們在后面追,那个家伙就是賴着不肯走,我和鬼子干上了,誰知这当儿他就……

德 森 唉！真是！我早就知道你要闖禍！把他塞在袋子里扛回來不就行了嗎？你都到過什麼地方？

仁 鉄 到過三號地區。

德 森 三號地區？哎呀！那不是涌水谷嗎？順着右邊的山溝下去，走過一道石橋……你走過沒有？

仁 鉄 沒有。

德 森 應該走那兒……噯！這事讓我去就好啦……不知道肯不肯讓我去？（對報務員）中隊長在哪兒？
（欲下）仁鉄，你還沒吃飯吧？

仁 鉄 不想吃，副小隊長，無論如何我得再去一趟，這樣，心裡的疙瘩才能解开！

德 森 好啦，好啦！吃飯也是戰鬥呀！
〔推着仁鉄的脊背與仁鉄同下。
〔中隊長和政治副中隊長上。

政治副中隊長 中隊長，當然，成國同志勇敢、沉着。不過，那個地方是德森同志的家鄉，我覺得讓他去更好。怎麼樣？

中隊長 他的脾氣太急啦……

政治副中隊長 的確很急。不過，我認為德森同志的急躁情緒來自對敵人的憎恨。他的父母妻子，都在敵占區受苦，所以一旦和敵人交手，他就比誰都更加憎恨敵人。因此，這個任務交給他，一定可以出色地完成。

中队长 对，政治副中队长同志，那么，就派德森同志去吧。（对电话员）接——〇一号同志。

电话员 是。鸭绿江，鸭绿江吗？来啦！（把听筒递给中队长）

中队长 （从皮包中掏出地图，猛地立正）团长吗？袭击组组长李春赫向您报告汉拈山的侦察结果。什么？六号哨所已经向您报告了吗？好，知道了。好，好，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派德森同志去比较合适。

（放下听筒，和政治副中队长在说什么）

〔德森跑进来。〕

德森 （没有看见中队长，正要和电话员说话，突然看见了中队长）中队长！

中队长 怎么又这样慌慌张张的？

德森 中队长，派我去侦察吧！我怕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作了决定，所以一开完会，就一口气跑了七十里赶回来。您看……

中队长 你的脾气不改，就不给你侦察任务。

德森 什么？我改，改！

中队长 真的改吗？

德森 改，一定改！

〔中队长和政治副中队长互相看了一眼。〕

中队长 好，德森同志，现在你马上到三号地区去，成国同志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去的事，我用无线电